

September 2014

The Literariness of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Writing Textbooks of Literary Theory

Yang Li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u, Yang. 2014. "The Literariness of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Writing Textbooks of Literary Theor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4, (5): pp.189-197.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4/iss5/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理论的文学性:文学理论教材编写新视角

刘 阳

摘 要:新编面向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高校文学理论教材,应吸收世界范围内文学理论发展的新视野。通过扬弃理论的政治性与反理论这两种现有方案可以发现,“理论的文学性”这一后理论方案更堪当新教材编写的指导观念。文学性正逐渐进入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术,由此可以合法成为文学理论教材自身的谈论方式。这一方式以情境为中介,包含着叙事、想象、虚构、隐喻、语言、对话、悬念、趣闻与自传等具体内容,以其新视角而富于积极的变革前景。

关键词:理论的文学性; 文学理论; 教材; 叙事; 情境

作者简介:刘阳,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学与美学研究。电子邮箱:liutaiyang2001@163.com 本文系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叙事逻辑理论创新研究:从文艺叙事到文化叙事”[11CZW004]、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叙事逻辑研究”[10YJC751057]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Literariness of Theory: A New Perspective on Writing Textbooks of Literary Theory

Abstract: Toward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s should absorb th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literary theory around the world. In contrast to the two existent measures of anti-theor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theory, “the literariness of theory” may be more instructive in the writing of college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s. Literariness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academic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liberal arts, and it has helped to form a legitimate discourse for the discipline of literary theory. This discourse is mediated through situations which have the contents such as narrative, fiction, imagination, metaphor, language, dialogue, suspense, anecdotes and biography, and the perspectives point to a positive outlook for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the literariness of theory;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 narrative; situation

Author: Liu Yang, Ph. 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41, China), with research focus on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Email: liutaiyang2001@163.com

一、何为文学性

文学理论的各种论说一直在不同程度地触及“文学性”(Literariness)这个重要概念。不过关于其内涵的澄清似乎仍有加强的必要。这使本文的论述从对文学性的正名开始。

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的奠基者索绪尔发现,语言并非去反映世界的透镜,而是一种不具备指称实质性的符号。符号性使语言不成其为与意

义的对应,不成其为对后者的命名,而是说出着意义与世界,换言之成为着意义本身。深受这一背景影响,二十世纪早期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家罗曼·雅各布逊探讨文学性时,尽管曾于1919年下定义曰“文学学科研究的目标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是什么使某一作品成为文学作品”(阿伯拉姆 311),但稍后就改变了这一定义对作为固定写作类型的文学作品的执守态度,于1960年又以一种更开放的立场指出文学性是“让语言信息变成为艺术品的东西”(孔帕尼翁 33)。

他的理由是,语言交流包含发信人、收信人、信文、语境、信码与接触双方的身心联系等六个要素,这六要素中,倾向于信息本身的第三种要素不把注意力引向话语之外的世界,纯粹以话语为目的,为话语本身而集中注意力于话语,所以注重审美,行使得文学性功能。只要一段进入交流的言语具备这第三种将关注眼光引向自身构造的功能,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文学性的,而无须以传统的文体分类眼光苛求它是不是界限分明的诗歌。这就是说,文学性不是文学作品的特殊本质,而是语言的一种因偏重自身构造而带出的审美功能而非其他交流功能的用法,只要语言起着这种用法,处于该用法中的它便成为了文学性话语。这也就是说,以泛语言的眼光看,文学性完全可能存在于非文学现象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语言学与诗学”因此成为雅各布逊一篇著名相关论文的题目,一种由他所建立的泛语言视野由此影响深远。

在后现代背景下文学性消失了吗?回答是不但未取消,其泛语言功能尤其通过两位思想家的表述而呈露出来。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这份知识报告里认为,即使在科学言语中,规定性陈述与叙事也一直在起着重要作用,对自身表述构造的自觉意识有助于有效建构科学知识话语,显然,叙事在此便体现着文学性的力量。文学性进入着科学活动,也进入了范围更大的人文学术活动,如理论活动。乔纳森·卡勒出版于2007年的新著《理论中的文学性》(*The Literary in Theory*)分析道,文学靠自身特有的结构激发起人们对它的兴趣,这是一种让指涉对象与表述语言结构本身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一方面,文学通过语言表述指涉某个对象,形象即这种指涉的成果;另一方面,文学又促使人对展开该指涉过程的语言表述本身发生兴趣,从而文学既是表述的客体,也是自为的主体,这种双重特征现在也应当成为理论的特征。卡勒这番新近论断,令人想起威廉·詹姆士有关柏格森的哲学表述“有如绫罗着体,随身而动,既无停滞,亦无顿挫”的著名评价(詹姆士123)。一条让文学性也自然而然进入理论学术的新思路,沿此机遇开始若隐若现地与我们照面了。

二、理论的文学性

根据雅各布逊,语言在凸显自身构造中行使

文学性审美功能。处于这种用法中的语言以其陌生性区分于日常语言(什克洛夫斯基、穆卡洛夫斯基),也以其多义性区别于科学语言(瑞恰兹、保罗·利科尔),这种陌生与多义的语言如果也被理论所使用,则可能使之具备原先所不具备的效能:以具体的情境避免抽象的简化。在通常的认知中,理论总是难免抽象简化,注入了文学性的理论却有力量持守住复杂,后者关涉事情的真相。卡勒举证说,当代身份认同理论,或将身份归之于先天所生或归之于后天建构,均不免简化之弊,但一出文学悲剧《安提戈涅》却足以让人在具体的叙事情境中看到身份在先天与后天选择之间相互生成的微妙情形,这是身份理论想要做而仅靠自身达不到的。文学性的进入于是有助于理论赋予自身以活力,获得超越形而上学的转机。对此,西方与中国事实上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尝试性思路。

让我们在此简要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美国当代学者迈克尔·波伦的有趣实验。他所著《植物的欲望》一书以“植物眼中的世界”为副题,通过“在苹果的故事中谈谈甜;在郁金香的故事中谈谈美;在大麻的故事中谈谈陶醉;在马铃薯的故事里谈谈控制”(波伦6),讲述了人类与自然界的一些复杂互惠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生动故事,平易通俗而不附庸风雅地道出着一个不逊色于存在主义哲学深度的理论主题:人类的观念拥有一部自然史,被人类视为欲望的客体对象的植物同样是主体,重新创造着人类,在共同进化的联系中,每一主体都是客体,每一客体也都是主体。第二个例子,是美国另一位当代学者罗伯特·哈里森所著《花园:谈人之为人》一书。它选取“花园与园丁”这个意趣盎然的角度,通过娓娓地讲述人类文明史上的伊甸园、柏拉图学园、伊壁鸠鲁花园学校、薄伽丘花园与近代共和王公之园的一系列故事,让一个奉献于土地的园丁化身同样显现出一种丝毫不让于当今生态批评理论深度的境界:“我倾向于启示,而非证明,乐于形象的比拟,而非抽象的概念,偏爱诗人的洞见,而非哲人的论证。因此本书的话题是花园,而不是‘关怀伦理学’”(哈里森148-49)。这在我国也不乏类似的先声。笔者想举的第三个例子是近一个世纪前著名学者钱锺书曾表达过的撰写一部“讲哲学家的文学史”的愿望(钱锺书291)。这也蕴含着对理

论中的文学性的睿智考虑与高远筹划。可见理论的文学性原非某种特定角度的心血来潮,而是一种中西方共通的研究智慧。

以上成功的例子都显示出,文学性进入理论的根本意义,在于将理论的人文关怀落实于个体心灵。因为文学性凸显语言自身构造,引导人关注在结论得出之前的那番作为构造过程的故事,而通过故事来反抗权力与获得记忆,正是现代性思想特征。阿伦特认为,人的本质在于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记录这种行动,使其克服自己的易逝性而被人记忆,见证“借助故事,人们可以打击世俗权力”的真理(西蒙斯26)。在昆德拉那里,故事的幽默与笑更具有特殊的反极权含义,它们表示人在洞悉自己理性的局限,洞察到自己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后的一种自嘲的态度。对权力的去蔽开显生存的记忆,故事使人在拥有记忆中成为人,失去故事便失去着人之为人的根据。文学性的这种意义与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理论的本性也具有深刻的内在共鸣。因为日常语言意义上的“理论”(Theory)一词来自希腊文Theoria,与“剧院”(Theater)一词有着相同词根,其动词为“去观看”(To view),由此,理论在古希腊是有别于那种征服对象来为我所用的权力欲、不具备主体性支配与开发欲望的观察与沉思活动,它本性上不是形而上学的,不排斥对于生活世界背景的依托。鉴于这些积极意义,从文学性角度重建理论,遂成为当前国际范围内“后理论”建设的一种积极动向。

国际范围内的文学理论在“理论之后”(After Theory)的背景下凝定为三条并存共处的“后理论”路向。首先是反理论。认为理论无用或死了,因为理论热衷于谈论阶级、种族、性别与意识形态等大词,疏离于文学。这条路向引发着重回文本细读等诉求。史蒂夫·纳普、迈克尔·拉巴泰与瓦伦亨·卡宁汉等人,成为西方在这方面的代表。虽然这痛快的反对理论之举又因意义同步丧失的可能,而难以在现实中为人们果敢接受。于是有了第二条路向,即改进理论。伊格尔顿试图在卸去宏大叙事的前提下改进理论,可在有识之士看来,如能坦率承认以去除神秘化为旨趣的“法兰克福学派最明显的失败,源于其纯粹的理论演绎”(马尔库斯 费彻尔 172),这一类思辨叙事恐怕仍伴随着解放叙事,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

理论仍是宏大叙事的,伊格尔顿的设想因此并不能真正得以实现,其成就与局限便值得继续观察。为此提供重审契机的则是第三条路向——理论的文学性。

在这条路向上,文学性被认为已经并还将继续进入理论,正逐渐融渗于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人文学术。在西方,随着“文学对抗哲学”(马克·爱德蒙森语)趋势的深入,“诗性的哲学推翻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奥顿奈尔 130),理查德·罗蒂提出文学有可能取代哲学完成未来思想任务,德里达发现哲学文本中总是存在着文学性隐喻,由此他对以一种假象侵入到哲学写作中的文学虚构深感兴趣,大卫·辛普森发现文学性话语方式正在并还将进一步统治后现代社会的人文社科学研究,因为这些著作频频使用文学的显著方式,如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批评诸学科领域均不同程度以讲故事为展开学术论述的重要手段,历史学叙述大量使用文学擅长的混淆真实与想象的叙事方式,包括在文学修辞意义上对各种细节的叙述,以淡化历史距离感,同理,在哲学与其他领域的学术书写中也出现了叙事之类文学方式,文学性隐喻等元素在哲学书写中屡见不鲜。有学者很好地概括道:“对普遍推理和以规则为基础的道德理论的信任不足以完全说明人类所面对的境遇的复杂性和道德选择与两难。小说叙事具有个体的、截然不同的人物,关于环境的细节化的详情,以及错综复杂的情节,因而提供了一个与道德评价相关的要素网并赋予大量细节,这些细节适当地使显著的事实与环境复杂化、集中化”(考斯梅尔 296)。它之积极演化为后理论时代人文学术的前景,乃理之所趋。

如果理论的文学性是一种前景积极的后理论建设方案,它就不止于字面,而将在实践中充分显示生机与活力。对文学理论来讲,让理论的文学性贯彻于基础教学、成为教材编写的新视角,便将体现出这种生机与活力。在我国高校文学课程体系,较之文学史课程的知识性特征,文学理论课在课程结构框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离不开与时俱进的观念更新。但毋庸讳言,长期以来高校文学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在很多情况下是不乐观的。学生们的真实心声非但类似许多有成就的作家所谓“文学理论基本上是一些套话”之叹(莫言 17),甚至接近于一些理论工作者“千万不要读文

学理论”之感(李泽厚 10)。这是不少讲授此课的高校教师心照不宣的尴尬现实。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现有的许多文学理论教材与西方文论存在混淆,用西方文论讲文学理论,是很多时候初学者总感到教材味同嚼蜡难以亲近的原由。加上二十世纪下半期以来的西方文论实际上正以大写的“理论”逐渐取代着传统文学理论,一种相信“解释一部作品,就是在整个社会学结构中论证这种世界观的功能”的姿态(里纳尔 23),确已成为西方文论的常态,不加扬弃地允诺这一常态进入文学理论教材,是更增剧学生畏难情绪的原由。对一门课报以必要的敬畏将有助于课程学习探究力度的增强,但倘若这种情绪并不相应面对浅近平易、透彻圆融的讲授,相反面临生硬灌输,终究未能有效实现文学理论课的教学目标,即朴素实在地告诉学生们“文学究竟是怎么回事儿”。怎样才找到学科前沿与基础、学生学习兴趣及课程收获的有机结合点呢?笔者的回答是:不妨让文学性进入文学理论教材。

三、文学理论教材的文学性

从文学性视角新编文学理论教材,有三点观念转变。首先,是由知识结果的灌输转向情感过程的体验。文学作为人以情感为主导的全心灵活动的产物,不是实体性静态结果的知识,而是活动性动态过程的情感,将文学理论还原为文学性的,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情感的丰富性。其次,是由抽象概括的简化转向形象演绎的展示。文学形象蕴含着多义空间,然而“在我们分离这些形式的主观思维里,它们只是抽象的概念,即空洞的可能性,它们仅在其不以我们为转移的具体性中和经验存在一起,才具有现实的存在”(索洛维约夫 123)。再次,是由事实定性的封闭转向价值超越的开放。实现上述观念转变的文学理论新教材,在文学性意义上还原出了一种充满动力与活力的情境,它是文学性进入文学理论教材的中介,其性质是“不会事先知道结果,只能等待和期望”(艾姿碧塔 75)、“展示,而不是讲述”(伯纳德 29)。这种情境逻辑因将关注点积极引向着话语自身的构造,而凸显着文学性,并已在贡布里希等现代思想家笔下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文学理论教材在这方面可以有哪些具体作为呢?

笔者试论列九种文学性方式如下。就相对的侧重点而言,其中叙事、想象与虚构来自小说的文学性,隐喻与语言来自诗歌的文学性,对话、悬念与趣闻来自戏剧的文学性,自传则囊括三者而集大成。它们在文学理论教材中自觉凸显文学性,不动声色地涵盖西方与中国文论的基本内容,使学生乐学、易学、深学、透学。

叙事。避开动辄直接给出抽象结论的传统教材编写法,代之以作为生动探究过程的故事情境的渐次展开。例如在叙事一章中的叙事要素部分讲解扁平/圆形人物理论,以《金瓶梅》与《红楼梦》两部前后有关的小说中的人物作对比,便可通过下述叙事链展开:

至今哪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尚未被忠实地改变成影视作品?

(回答:《金瓶梅》)



你认为它迟迟未得以改编的原因何在?

(回答:众所周知性描写过滥)



这一原因从深层次上带给了这部小说什么?

(回答:性描写并无丰富变化,以致人物性格每每单一不变,不难用一字加以简括)



那么把它和《红楼梦》中的人物作一比较又如何?

(回答:后者人物形象塑造相对更具多义阐释的空间)



出现这种微妙异趣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回答:《红楼》重爱,人物精神化而趋于圆形;《金瓶》重欲,人物工具化可重复而趋于扁平)



由此引出福斯特区分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的著名文论

这个叙事过程能巧妙激发学生“可以感受到林黛玉

玉性格的诗意,但很难感受到《金瓶梅》中潘金莲性格的诗意”的真实阅读感喟(刘再复 刘剑梅 139),进而自然理解接受这一文论。

想象。衔接上述叙事法,在文学理论教材中追问“假如”而引导文学想象积极参与情境,让教材动起来,还原文论本身应有的复杂性品格。例如当论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文化研究带给文学研究的启示时,可以分别在这两章的结末与起首配置下述想象性情境:

(1) 假如由你来单独策划一次以“文学与政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下是将参加此次会议的嘉宾名单,面对这份名单及还可能因你的继续邀请而出现在此次会议上的中外嘉宾,你将如何来安排会议议程呢?请详述你的思路方案。

西方嘉宾	东方嘉宾
伊格尔顿	萨义德
本雅明	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	鲁迅
布迪厄	老舍
福柯	舒婷

(2) 得知你正学习文学理论,一家出版社想邀约你编写一部面向普通读者的书——《文学的读法》,你愉快接受了这个任务。请为此书设计出基本写作内容与思路。

这样导出与导入,在教材中可亲地让知识点与创造力融为一炉,不经意间落实着课程重难点。

虚构。将某些相对艰深的文论问题加以情境性虚构,以促进学生自行思考判断。例如谈文学认同中民族主义的弊端,虚构被中国人独特发明的筷子的一部生动历险记:先飞到三国曹刘煮酒论英雄的樽前,展示出筷子在此夹起的不是菜而是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权谋文化;继而飞至北宋阳谷县紫石街王婆开的茶坊,展示出筷子在此夹起的也不是菜而是男尊女卑、夫唱妇随的情色文化;最后飞往清初荣国府正招待二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的豪华饭桌,展示出这儿夹起的也不是小巧

的鸽子蛋,而是侯门深似海的等级文化。从一双筷子反思民族文化的文论教学效果将非同寻常。又如论及文学想象中情理逻辑的原理,与其生硬地直接引出康德有关想象力与知性做自由游戏的理论依据,孰若虚构如下问题:孙悟空有可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吗?套用《大话西游》经典台词,曾经有个狡猾的圈套放在孙悟空面前,他没有警觉,等他上当才感到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怎样才能对如来说出“我赢了你”这四个字呢?一番琢磨之后可得到进、退、和等典型方案,恍悟这已不限于孙猴子如来佛,也是国人的三种主要人生观:“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于是明白了鲁迅的深刻:“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文学想象的真理遂得以难忘的阐释。

隐喻。即论列能隐喻各章基本教学内容的一句精彩观点,直观地沉淀为学生的学习收获。仍以叙事一章为例。该章若以《金瓶梅》名言“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形象拟题,作为主题来涵摄副题“文学的叙事”,则既能在浅层次上包含该章举《金瓶梅》与《红楼梦》作为例证比照、从而讲授叙事学上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理论差别之意,更能在深层次上意谓该章的谈论方式:由对叙事学的理论分析揭示出该理论以“讲故事”取代“故事”本身的客观性、夸大着主体性的局限,这一局限好比主观欲念过盛导致客观天机变浅。后者是对前者的形象隐喻。这个隐喻过程突出着文学性作为研究过程本身(文论的谈论方式)的新颖特征。

语言。雅各布逊将索绪尔的联想/句段二元组发展为隐喻/换喻这两极,指出文学性用法从语言中绽露出来的关键,在于这两根轴在互动中形成不同侧重点以相对造就文类意义上诗与叙事的不同话语面貌,这个互动原则被雅各布逊概括为把对应原则从代表隐喻的选择轴投射至代表换喻的组合轴。可见对应性是形成文学性的一个关键。因单音节性而独擅对偶的汉语,遂有营造出文学性的得天独厚优势。一部面向中国学生的文学理论教材,可以在自身语言表述上适当探索基于对应性的文学性风格。例如在教材结构上,可将各章所涉及的例证巧妙融于章名,运用章回演义体将理论知识点与文学个案有机结合:

文学内部研究

第一章(文学的性质)

花开日落 且温酒古龙醉寂寞
电谢波流 将饮茶金庸写春秋

第二章(文学的功能)

洗手金盆 王蒙挂冠无为是真
伤心广厦 杜甫登高有容乃大

第三章(文学的源流)

鸿飞东西 笑凡尘武则天主祭
笔走雨雪 哭祖庙金圣叹持节

第四章(文学的叙事)

数黑论黄 翡翠轩泼醋起萧墙
看朱成碧 怡红院煮茶缀富第

第五章(文学的抒情)

兴云吐雾 余光中轻弹戴望舒
曲水流觞 王安忆遥寄林语堂

第六章(文学的想象)

鬼马行空 陆判官往返倏无踪
吴牛喘月 孙行者浮沉偶有厄

第七章(文学的虚构)

情迷古墓 深恩负尽死生侠侣
梦断春宫 浅笑参详来去色空

第八章(文学的语言)

边城双叶 凭南雁叫断湘湖月
孽海一花 任转蓬飘零碧玉槎

文学外部研究

第九章(文学与时代)

红袖舞榭 胭脂面春日悲情孽
冷雨敲窗 孤独客冬夜喜粉妆

第十章(文学与地域)

顾彬有节 待从头收拾旧文学
萨特无求 再回首笑傲诸王侯

第十一章(文学与政治)

鲁迅重生 叹天意自古高难问
曹禺负恨 怜世间迄今响易沉

第十二章(文学与性别)

灯明灯灭 冷苏青点染苏州河
戏散戏凉 俏康妮痴醉康桥郎

第十三章(文学与文化)

声光化电 便纵有那千般灵验
恨痴贪嗔 更能消这几度郁闷

第十四章(文学与批评)

乱世惊涛 能哭能歌哉宋反赵
平生仗义 亦狂亦侠兮秦吞齐

第十五章(文学与解释)

鲁文梅戏 百炼钢成木叶黯泣
钱风柳骨 绕指柔作水袖轻舞

第十六章(文学与理论)

星飞丸走 烈女子马上带吴钩
月落乌啼 伟男儿笔底骋赤兔

对话。对话造就的复调效果,允诺学生作为平等个体来共同参与理论的过程性建构,从一半已知、一半未知的解谜情境中获得视野交融的思想快乐。例如当论及文学的见证与悲悯功能,会涉及中西方文学比较,与其给出现成而难免独断的结论,莫若引导学生化身为苏格拉底平等介入下述对话场,给出自己认真思考后的商谈心得:

顾彬:现代中国文学和时代经常是紧密相联的特性,和世界文学的观念相左,因为后者意味着一种超越时代和民族,所有人都能理解和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文学。

李长之:就中国一般的作家论,是大抵没有甚深的哲学思索的,即以鲁迅论,也多是切近的表面的攻击,所以求一种略微深刻的意味长些的作品就很少,根源不深,这实在是中国一般的作品令人感到单薄的根由。

陈建功:中国作家有个普遍毛病,就是对人的看法缺乏超度,缺乏更高层次的大悲悯。

我(苏格拉底):?

对上述材料作出异同取舍之际,学生既熟悉着已有相关代表性观点,又与之完成着一次共同生成课程新视野的有趣对话。后续章节作业则可安排学生自主寻找中外作家创作谈或回忆录,剪裁为自己与作家的现场对话,步入真实的文学场,为理解文学理论充实感性经验证据。

悬念。亦为文学性在戏剧中的凸显,意在循循诱导的伏笔铺垫。例如,文学语言一章将集中揭开“显现”这一文学本体。解密前,该章不妨设置由如下材料灵活构成的悬念,诱导学生先读材

料,自行尝试先从文学理论角度来解释中外作家创作的下述共同点:

材料 A:有时候技巧也会异军突起,在作家还未动手之际,就完全控制了作家的构思。因为我写的书里总有那么一个节骨眼儿,写到那里书中的人物会自己起来,不由我做主,而把故事结束了。
——福克纳《作家的责任和创作的源泉》

材料 B:我们并不对在一本书中出现的東西负责。我们并不能完全控制它。作品中发生的東西可能和我们原来打算的相当不同。

——奈保尔《我相信人类的良知》

材料 C:塞万提斯是怎样写《堂吉珂德》的呢?他一面写,一面生发。

——杨绛《春泥集》

在初步自主归纳的基础上,进而揭示出三者所共同折射的文学显现现象归根结底有赖于文学语言的本源性质,并由此展开现代语言论转向等一系列对本科学生尚不乏理论难度的内容。有了上述合理自然的铺叙,结论方水到渠成而卒章显志。

趣闻。相当于所谓戏剧性,有鉴于“正是心灵的力量指引福楼拜将一则少妇自杀的花边新闻升华为《包法利夫人》”(德波顿 41),趣闻对文学的意义建构同样客观而严肃。约公元十二世纪的伊朗名著《四类英才》通过讲述奇闻轶事的方式来探究伊斯兰与伊朗文明,即为著名的古老尝试。文学理论教材对趣闻的借鉴,主要是在“笑忘录”中消解权力对笑与自由的禁锢。例如,教材第一章将谈论文学活动主要提供价值而非知识,中间第六章讲文学想象时又将区分想象对文学活动与科学活动的不同作用,再后面第十四章讲文学批评时还将述及新批评中的佯谬方法。这三章遂皆可运使出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的趣闻:

西门庆也笑了一回,问道:“干娘,间壁卖甚么?”王婆道:“他家卖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西门庆笑道:“你看!这婆子只是风!”王婆笑道:“我不风,他家自有亲老公!”

第一、六章可引入钱锺书对这段趣闻的解释——“这是一句玩笑话,也就是西洋修辞学上所谓的 Oxymoron(安排两种词意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起,借以造成突兀而相辅相成的怔忡效果)。像河漏子既经蒸过,就不必再拖;大辣酥也不可能同时具有热荡温和两种特质。据此可以断定是王婆的一句风言风语,用来挑逗西门庆,同时也间接刻画出潘金莲在《水浒》中正反两种突兀的双重性格”,与《金瓶梅大辞典》对此段文字的解释——“拖蒸河漏子,热荡温和大辣酥,系以一连串的食品形象来隐指性器”来设问:这两种不同解释体现出面对文学的哪两种不同思想方式?哪种才是文学的想象?回答将引出价值与知识、失事求似而非实事求是才是想象。第十四章则可设问:钱锺书的说法可用哪种现代文学理论来解释?回答则引出“佯谬”。以同一趣闻贯穿多章节教学内容,能收横看成岭侧成峰之教学良效。

自传。既在对记忆的复现中实现着小说超越权力性遮蔽的功能,也在作为反思性姿态的回忆中凸显着价值的意味即某种人生的诗意,同样不乏诗歌的功能,更何况自我反思的历程还必然聚焦于某些带有人生戏剧性色彩的场景,因此它实际融合了文学性的各种特征。人们正是从这一意义出发,视一切理所当然包含着作家刻骨铭心经验的文学作品都是自传(王蒙 王干 229)。狭义而言,自传可以成为佐证文学理论的重要个案。例如论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制约,让季羨林讲述《牛棚杂忆》的故事,听遇罗克讲述《遗作与回忆》的故事,请陈凯歌讲述《我的青春回忆录》的故事,在情境中还还原现场,有助于强化认知。广义上,学生结合自传面对教学内容,更将会提升学情。如第一章开宗明义以文学的意义导入自传性预习环节:“你为何选择文学为自己的专业?”自然地引出今天从理论上探讨文学的必要性。末章百川归海总结文学理论的意义,也可导入自传性复习环节:“有人认为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有人则认为中文系可以培养作家,你对此持何见解?”引出文学理论有利还是不利于文学创作与欣赏的问题。这是在贯彻“教学更多地是在‘告知’而非‘塑造’”这条教育学真理的经久意义(杰克森 143),将有助于调动学生的课程学习主体性。

至此可发现,从文学性角度重构新世纪文学理论教材,在更大范围内牵连着这一新视角观照下的文学理论教学乃至研究的观念变革,后者是前者的最终动力保障。一种沿此以进的创新探索因而是前景开阔的。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 阿伯拉姆《简明外国文学词典》,曾忠禄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 [Abrams, M. H. .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Trans. Zeng Zhonglu, et al.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伯纳德《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孙红云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 [Bernard, S. C. . *Documentary Storytelling*. Trans. Sun Hongyun. Beijing: World Book Inc, 2011.]
- 德波顿《拥抱逝水年华》,余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 [Botton, Alain de. *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 Trans. Yu Bin.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 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缈、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 [Compagnon, A. . *The Demon of Theory: Literature and Common Sense*. Trans. Wu Hongmiao and Wang Jieyu.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艾姿碧塔《艺术的童年》,林徽玲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 [Elzbieta. *The Childhood of Art*. Trans. Lin Zhengling.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6.]
- 哈里森《花园:谈人之为人》,苏薇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
- [Harrison, R. P. . *Gardens: An Essay on the Human Condition*. Trans. Su Weixing.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詹姆斯《多元的宇宙》,吴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 [James, W. . *A Pluralistic Universe*. Trans. Wu T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
- 杰克森《什么是教育》,吴春雷、马林梅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
- [Jackson, P. W. . *What is Education?* Trans. Wu Chunlei and Ma Linmei. Hefei: Anhu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考斯梅尔《味觉》,吴琼等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
- [Korsmeyer, C. . *Making Sense of Taste*. Trans. Wu Qiong, et al. Beijing: Chinese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1.]
- 里纳尔《小说的政治阅读》,杨令飞、吴延晖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0年。
- [Leenhardt, J. . *Publical Reading of Novels*. Trans. Yang Lingfei and Wu Yanhui. Changsha: Hun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
- 李泽厚《哲学智慧和艺术感觉》。载《华文文学》2013年第3期。
- [Li, Zehou. "Philosophical Wisdom and Sense of Art." *Chinese Literature* 3 (2013):9-14.]
- 刘再复 刘剑梅《共悟人间》。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
- [Liu, Zaifu, and Liu Jianmei.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10.]
- 马尔库斯 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 [Marcus, G. E. ,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Trans. Wang Mingming and Lan Daju. Beij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
- [Mo, Yan. *Writing as Common People*. Shenzhen: Haitian Publishing House, 2007.]
- 奥顿奈尔《黄昏后的契机》,王萍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 [O'Donnell, K. . *Postmodernism*. Trans. Wang Pingl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波伦《植物的欲望》,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Pollan, Michael. *The Botany of Desire*. Trans. Wang Y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 钱锺书《人生边上的边上》。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 [Qian, Zhongshu. *At the Edge of the Edge of Lif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 西蒙斯《说故事的力量》,吕国燕译。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9年。
- [Simmons, Annette. *The Story Factor*. Trans. Lv Guoyan. Beijing: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2009.]
- 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李树柏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Solovyev. *The Crisis of Western Philosophy*. Trans. Li Shubai. Hangzhou: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王蒙,王干:《王蒙王干对话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年。

[Wang , Meng , and Wang Gan. *Dialogues Between Wang Meng and Wang Gan*. Guilin: Lijiang Publishing House ,

1992.]

(责任编辑:王 峰)

(上接第 160 页)

Pippin , Robert B. *Modernism as a Philosophical Problem: On the Dissatisfactions of European High Cultur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1.

Postrel , Steven R. , and Edward Feser. “Reality Principles: An Interview with John R. Searle.” *Reason* 1 Feb. 2000. 15 May 2014 < <http://reason.com/archives/2000/02/01/reality-principles-an-intervie> > .

Rorty , Richard. “Philosophy as a Kind of Writing: An Essay on Derrida.” *New Literary History* 1 (1978):141-60.

——. “The Fire of Life.” *Poetry* 191 (2007):129-31.

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年。

[Rorty , Richard. *Culture of Post-Philosophy*. Ed. & Trans. Huang Y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 2004.]

Rudrum , David.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 Guide to Contemporary Debat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6.

Searle , John R. .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9.

——.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ying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6.

——. “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 A Reply to Derrida.” *Glyph* 2 (1977):198-208.

——. “Literary Theory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Literary History* 3 (1994):637-67.

——. “Repl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 Feb. 1984.

——. “The Case for a Traditional Liberal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13 (1997):91-98.

——. *Rationality in Ac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2003.

塞尔:《心灵、语言与社会》,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年。

[Searle , John R. . *Mind , Language and Society: Philosophy in the Real World*. Trans. Li Bulo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

——:《意向性》,刘叶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Trans. Liu Yetao.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2007.]

生安锋:《智性的拷问——当代文化理论大家访谈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Sheng , Anfeng. *Interviews with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ist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2010.]

Spivak , Gayatri Chakravorty. “Revolutions that as yet have no Model: Derrida’s *Limited Inc.*” *Diacritics* 4 (1980): 29-49.

Zabala , Santiago. “A Philosophy for the Protesters.” *Al Jazeera* 3 Jan. 2012. 15 May 2014 <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1/11/201111281618366394.html> > .

(责任编辑:王 峰)